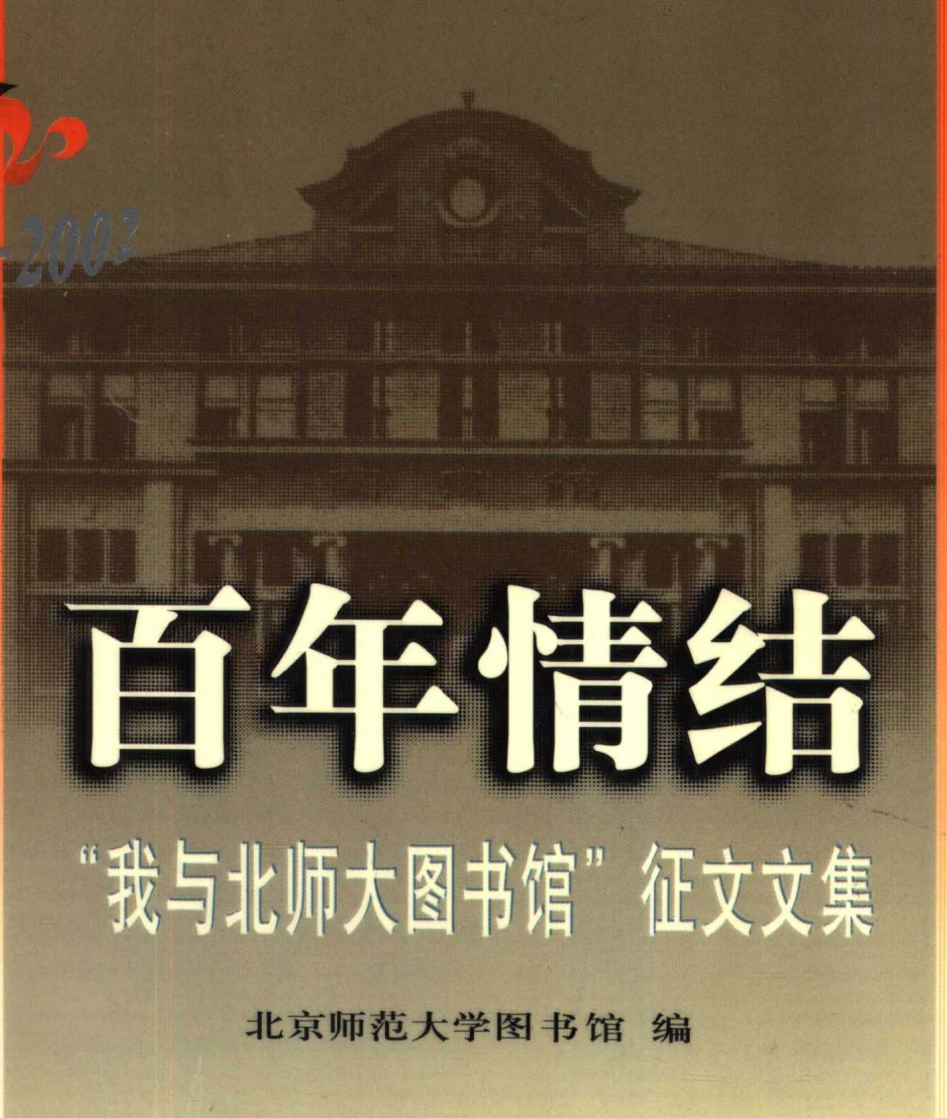




1902-2002



百年情结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征文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百年情結

陳永發主編 歐陽敏主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ISBN 978-962-916-111-1

百年情结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征文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5月

百年情结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征文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19.75 字数:50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序



每个进入大学的人，都会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每一个读书的人，都会对图书馆情有独钟。自从公元前 14 至公元前 11 世纪商代后期产生甲骨文献和金文文献，到 19 世纪末“图书馆”这一专用名词被引入，图书馆经历了从藏书到信息传递，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历代无数志士仁人，文人墨客无不从图书馆汲取营养，以滋养个人素质的养成，以造就社会精英，来推动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发展。

人类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随着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工具的革新，图书馆正在经历从传统图书馆到现代化图书馆的转型，图书馆传统的采访、编目、流通、阅览等实际工作模式，正逐步向着以现代化技术为基础的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参考咨询、教育培训等现代信息技术工作模式转变；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从传统的为读者提供一般性文献，发展为开发二、三次文献等深层次文献信息加工和数据库的建设；现代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已经超越读者范围而发展为信息用户；其业务范围从单一的图书馆扩展为图书馆信息网络，传统的手工操作正发展为人机联合作业。信息资源存贮的数字化，操作的计算机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信息资源共享化，正成为现代图书馆工作发展的主要方向。

随着图书馆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信息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图书馆的依赖性将越来越高，图书馆提供给读者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图书馆将逐渐成为一所大学的“心脏”、“大脑”，将真正成为人们成才的源泉。

正值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又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之时，回顾我馆走过的百年风雨历程，回首北京师范大学培养出近百万学子的成长过程，回眸莘莘学子对祖国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卓越成绩，我们深感作为学校教学科研文献保障机构的图书馆，它所孕育的丰硕宝藏和它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了追溯百年的育人风范，鞭策后辈的言行，我馆组织了《百年情结——我与图书馆》征文活动，承蒙各位学长、学友的厚爱，有 160 多人不吝赐稿，作者中有白发苍苍、学问至深的专家、教授，也有风华正茂、硕果累累的中青年学者，有正在求学深造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也有在我馆曾经工作、战斗过的老领导、老馆员，还有现在仍在图书馆工作的领导、职工，翻阅一篇篇征文，我们心潮澎湃，文中的话语句句情真意切，文中所描述的情节个个感人至深，文中所展现的幅幅工作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字字篇篇饱含作者的深情厚意，章章节节体现了作者对图书馆的无限爱恋，身为一名图书馆工作人员，我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们从字里行间意识到了我们的工作对于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大学是多么重

要，我们体察到了我们的言行对于读者的潜移默化、春雨润物的作用，真切地感受到了图书馆馆员素质的高低与图书馆服务质量有多么密切的关系，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图书馆在每个人的学习、成长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细细品味专家、学者、教授、学生对图书馆工作的回忆和怀念，我们真正地体会到图书馆员被誉为“知识的导航员”、“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的美名，是多么的真实和准确。

面对图书馆的变革，面对学校培养人才的重任，我们深深地懂得北师大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会加倍努力，再创世纪辉煌，迎接下个世纪的到来。

樊秀萍

2002年5月

（樊秀萍，女，1965年10月出生，山西太原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8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在职攻读比较教育管理方向博士学位。1987年7月留校工作曾任校团委副书记、党办部门工会主席、校团委书记、北京团市委委员、校党委委员；1999年2月至2002年5月任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现为北师大学校办公室主任，校党委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

目 录

序.....	樊秀萍 (1)
学者·名师·泰斗——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访谈记.....	田 斌 吴艳兰 (1)
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赵擎寰 (3)
不解之缘	郭预衡 (7)
百年巨变,弹指一挥.....	宋春青 (8)
北师大图书馆——好书好人好事多	张至善 (10)
北师大图书馆是我向往的地方——敬贺我校图书馆百年馆庆.....	王世强 (13)
和图书馆的同事们合作编写《教育论文索引》及《历代教育笔记资料》.....	蔡 春 (16)
在师大图书馆工作时期的回忆与体会.....	胡学赞 (18)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敬业爱岗.....	陶秉福 (21)
我和师大图书馆.....	孙永生 (23)
校庆一世纪 交谊五十年.....	刘家和 (25)
“相伴两不厌”——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龚书铎 (27)
徜徉书海,其乐无穷.....	严士健 (28)
难忘的十年.....	袁名敦 (31)
我与师大图书馆.....	武尚清 (33)
图书馆是我们专业成长的沃土.....	林振金 (36)
北师大图书馆与教育研究.....	顾明远 (36)
一封来信.....	胡德海 (38)
忆图书馆老馆长张云波教授.....	何兹全 (38)
我和师大图书馆.....	郭翊光 (40)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李修生 (42)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肖毓珣 (43)
图书馆是我终生学习的课堂.....	王西梅 (46)
知识渊源 友谊纽带.....	张文朴 (49)
师大图书馆与我一排难、解困、求知.....	张兰生 (51)
当临时工的日子.....	刘亚靖 (53)
图书馆——我学习、研究与写作的课堂.....	杨寿堪 (54)
初识师大图书馆.....	刘宗绪 (57)
知识就是力量——难忘的北师大图书馆.....	陈子艾 (58)
图书馆引导我前进.....	张之强 (60)
百年情结——我们与图书馆.....	张承德 郭定达 (61)
和图书馆的不解缘.....	李汉松 (62)
感谢我校图书馆.....	张守常 (64)

真心感谢您——母校图书馆·····	杜婉言 (66)
图书馆——读书的天堂·····	李健吾 (68)
回忆老教授利用图书馆藏书的一些往事·····	曹宇智 (69)
我和北师大图书馆·····	王 宁 (72)
说书和图书馆·····	郭志刚 (74)
馆藏外文期刊助我行·····	张宏毅 (76)
北师大图书馆和美国研究·····	黄安年 (78)
难忘的 20 年 ·····	杨国昌 (81)
知识的海洋 心灵的驿站——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黄会林 (84)
北师大图书馆是我成长的摇篮·····	梁中义 (86)
图书馆, 思想的圣地·····	童庆炳 (88)
百年载春华秋实——忆原副馆长张天麟·····	田荷珍 (90)
对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点滴回忆·····	漆安慎 杜婵英 (91)
感谢北师大图书馆·····	张显传 (93)
图书馆馆藏撷英·····	朱金顺 (96)
亦师亦友——忆老图书馆对我的帮助·····	何香涛 (99)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	郭齐家 (101)
知识海洋琐记——我与图书馆 ·····	李宗伟 (102)
书山觅路解疑团——我与师大图书馆 ·····	杜升云 (104)
成就学术的基石 ·····	杨燕起 (105)
馆藏明清小说一瞥 ·····	张 俊 (108)
百年校庆, 感谢图书馆 ·····	周美珂 (110)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	周继明 (111)
我家两代和北师大图书馆 ·····	谭得伶 (112)
我与北师大 ·····	柳 斌 (115)
我与师大图书馆 ·····	金学方 (117)
在图书馆抄书 ·····	王炳照 (118)
人生与职业——由图书资料员提起 ·····	李春秋 (119)
一张毕业照唤起的回忆 ·····	李家斌 (121)
读书·写书·赠书——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	瞿林东 (123)
我与北校图书馆 ·····	朱文祥 (125)
塑造灵魂的课堂 ·····	张崇浩 (127)
我们所热爱的师大图书馆 ·····	尹冬冬 (128)
为读者服务 ·····	潘大启 (129)
关于图书馆的一点回忆 ·····	吴 昭 (130)
知识的宝库 学术的殿堂——我心中的北师大图书馆 ·····	林崇德 (132)
读书的乐趣与奇遇 ·····	晁福林 (134)
耄耋之年的盼望 ·····	张荣海 (135)
我认识的北校图书馆员 ·····	李 和 (136)
图书馆和我 ·····	陈 绂 (137)

曹才翰馆长二三事	于天池 (139)
心愿	董 明 (141)
荒漠中的一片绿地——“文革”中的“文科阅览室”	李 恺 (143)
走进师大图书馆——走进我的大学	王章维 (145)
一段难忘的时光	崔枢华 (146)
心愿——献给北师大图书馆百年庆典	胡景浩 (148)
“铺路石子”的苦与乐	吕宪芝 (150)
我心目中的北师大图书馆	昂开和 (152)
图书馆和我们	张英伯 (153)
跑图书馆的生活	谢思炜 (155)
我与图书馆二三事	李仲来 (157)
百年寻芳	卢士樵 (158)
我送馆庆生日祝福	魏勇迈 (160)
难忘的 21 年	张丽华 (162)
二十年前的杂忆	谢 维 (164)
我与图书馆结缘	黄燕生 (166)
在书的海洋中撑起风帆——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程方平 (168)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造就学者和人才的知识后勤	曹盛林 (170)
图书馆生涯的回忆与感受	董乃强 (172)
图书馆——北师大相对论专业生长的绿洲	赵 峥 (175)
我的知识库，我的思想库	吴怀祺 (177)
图书馆：文科的实验室	蓝棣之 (179)
北师大图书馆——我的挚友	曹贻芬 (180)
“偷书”——我与师大图书馆之缘	桂青山 (182)
我随图书馆成长	唐任伍 (185)
永久的记忆	岑大利 (186)
我和北师大图书馆	郭英德 (188)
在师大图书馆读书的日子	乔卫平 (190)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朱志敏 (193)
与古籍部的不解之缘	赵世瑜 (194)
一段回忆	李 军 (196)
图书馆琐记	邱居里 (197)
图书馆是我的“太上导师”	丁申桃 (199)
现代化之梦——我和师大图书馆	石树文 (202)
书缘轮回	李稚田 (206)
难忘的图书馆	毕 诚 (208)
静默的教授	张文澍 (210)
亲切有味话校图书馆	徐 梓 (212)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和几位帮助过我的老师	黄大地 (215)
由北师大图书馆想到的	周 岩 (217)

从借书想到的	周桂钊 (218)
漫话我与校图书馆二十来年的交情	郭小凌 (220)
承载着希望的图书馆	孙 川 (222)
读古籍部所藏地方志小记	李 鸣 (224)
册府寻龟——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郑万耕 (226)
知识的海洋 师生的益友	陈其泰 (228)
我心目中的母校图书馆	黄兴涛 (230)
图书书情	韩战钢 (232)
多容善蓄 优游涵泳	张 升 (235)
永远的、多彩的北师大图书馆	曾 姗 (236)
图书馆礼赞	伍铁平 (239)
回忆在图书馆的日子	黄卓越 (242)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王凤雨 (244)
在图书馆做史源学作业	刘国忠 (245)
数字化图书馆——发展远程教育的需要	张 沛 (247)
真诚——一份特别的贺礼	张进福 (250)
感受图书馆	陶 沙 (252)
“三点一线”及其他——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周作宇 (254)
难忘的经历——祝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建馆 100 周年	詹宇国 (255)
我与图书馆	刘定震 (257)
十年大课堂，百年展新貌	李祥俊 (259)
“北师大图书馆人”	张 皓 马平安 (261)
大学与图书馆——写在北师大百年华诞暨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之际	朱国仁 (264)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成就了我的博士后科研成果	杨跃进 (267)
我离不开北师大图书馆	蒋重跃 (268)
科学管理 合理利用——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的管理和利用	罗炳良 (270)
好古敏求——记北师大古籍阅览室	罗新慧 (272)
我与我们的图书馆	曹诣珍 (274)
图书馆——我们的精神家园	徐文明 (275)
百年图书百年情——我与北师大图书馆不得不说的故事	王建梁 (277)
淡淡纸墨香 浓浓师图情	王立军 (278)
我与师大图书馆	孔祥宇 (280)
自己的图书馆	张德建 (282)
清爽而温馨的古籍阅览室	索宝祥 (284)
漫卷诗书	张承宇 (285)
我与北师大图书馆	曹立波 (286)
我们的伟然书斋	潘承玉 (289)
难忘的深情——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史春风 (290)
我与师大古籍部	王成兰 (292)
墙里佳人笑——写给师大图书馆	周玉琳 (294)

百年心语	若 眉 (295)
邂逅·错失·梦圆——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张小莉 (297)
《读通鉴论》与罚款单.....	李传印 (298)
师范特色与信息传播——简论当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承担的文化角色	王天根 (300)
情系图书馆	杨昱华 (303)
福尔摩斯之梦	裴 佳 (303)
一个窃书贼的心理漫步	佚 名 (304)
编后.....	(306)

学者·名师·泰斗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访谈记

田 斌 吴艳兰

怀着深深的崇拜之情，在金秋送爽的 2001 年教师节的前两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蓝旗营的北大教工住宅楼，拜访了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和夫人冯让兰先生。当二位慈祥、善良的师长得知我们就是母校图书馆校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代表图书馆的领导来看望他们时，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高兴。我们敬献上插满玫瑰、康乃馨、百合的鲜花花篮，色彩艳丽、芬芳四溢；当我们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时，张先生和夫人冯先生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母校还想念着我们。”

张先生，高高的个子，满头银发，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一副令人景仰的大学者的风采，却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夫人冯让兰先生眉清目秀，精明、干练，透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张先生对我们说：“一般人只知道我是咱们师大的校友，很少有人知道她（指着夫人）也是咱们师大的校友。”冯先生说：“我是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当我们得知这一段久被尘封的历史后，真是喜出望外，连连拍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先生对我们说：“我现在年龄大了些，行动不如以前方便了，很少出门，新的师大图书馆我没有去过。”于是，我们对二位师长详尽地介绍了师大图书馆现在的藏书量、馆藏特色、馆舍布局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及其规划。二位老人听得喜上眉梢，为母校图书馆的发展由衷地高兴。接着，冯先生回忆起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师大图书馆。她说：“我们上学时，教育系属于理学院，设在厂甸；中文系属于文学院，设在石驸马大街，我天天从石驸马大街到设在厂甸的图书馆去看书，我们对那儿的印象很深。”她向我们介绍道：“我和张先生是同一届的同学，那时，我们上的是预科两年、本科四年，我们上学时听过中文系系主任黎锦熙先生的课。张先生学的是教育学，著名教育家林砺儒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心理学家朱智贤是我们的同学，但张先生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哲学，最爱听的是教育系邱椿先生的课。”

我们问张先生：“您喜爱的是哲学，为什么报考的却是教育专业？”张先生回答说：“一是当时师大没有哲学系；另一方面，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我们的学生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蹂躏，国难当头的年代，受大哥张申府思想的影响。”（张申府，又名张崧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曾协助李大钊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罗素哲学作过不懈的努力。）在他先进思想的影响下，满怀着一腔爱国主义激情的张先生，怀着探寻真理、学术救国的强烈愿望，终日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有计划、有系统地研读各类书籍。先生回顾道：“我从青年时代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读的书不仅有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还有当代哲学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先生的著作，并大量阅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深深地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常常思考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问题。从那时起，就致力于从事新时代哲学创建活动的学习与研究。张先生嗜书如命，乃至痴迷。

30 年代初，张先生对文化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文化问题，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他提出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

新的中国文化，即“综合创新论”的思想。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只有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张先生还向我们回忆道：“我们上学时，师大图书馆古籍线装书就很多了，除了哲学著作外，我们还常看一些报刊、杂志。”接着，张先生风趣地说：“一个教育系的学生，却对哲学有更浓厚的兴趣，因为常常逃课读哲学书，到毕业时学分不够，又补学了一年，晚冯先生一年，1933年才毕业。”冯先生幽默地说：“这就叫‘不务正业’吧？”听到这儿，我们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好一个“不务正业”！正是对哲学、对真理的执著探寻与思索，让这一位才华非凡的哲学大师一位从学生时代起，就已崭露头角。就现有能统计到的资料看，从有记载的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原载1931年6月29日—7月1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81—183期。后被顾颉刚先生收录到他编写的《古史辩》第四册）到1934年2月22日和3月8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第66、67期，后收录到《求真集》中的《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学生时代的张岱年先生就已发表具有独创性见解的哲学论文30余篇。其中，《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刚刚问世，就被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赞赏不已，以为是出自于一位“大儒”的手笔。当他得知这位令他刮目相看的“大儒”竟是一位22岁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时，那种为中国哲学界升起了一颗璀璨明星的激动心情是常人都是可以想象的。对此，冯先生在他为《张岱年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回忆道：“在20年代，中国哲学史界对于孔、老的年代问题有过一次大的辩论，在学术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辩论之文在报刊上几乎每日皆有，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大学生，则大异之。后又知其为张申府先生之少弟，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张先生旋即与余之堂妹订婚，以学术上切磋之友谊，申以婚姻，益亲密矣。”

“余于1928年由燕京到清华，张先生已于是年毕业于师大一附中，同时被师大和清华录取。在清华上课月余，惟不习惯于当时清华之军事训练，又从清华退回师大就读。……张先生真正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哲学重大问题‘心知其意’”。

对于他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张先生说：“没有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就没有我一生的治学。”我们不禁为图书馆这块丰厚的沃土滋养、培育出如张岱年先生、以及师大百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享誉四方、名扬海内外的大师而骄傲与自豪！是的，何止张先生呢？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位名师、名家的大学问不是起源于“泡”图书馆呢？

张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他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以及他尝试建立的“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哲学界培养了众多的大学者，堪称桃李满天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

图书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名师、名家，名师对母校和社会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仅我校图书馆能检索到的张岱年先生著作的收藏，就有由26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35种之多，其中，《张岱年全集》8卷，大体囊括了张先生的大部分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张先生不仅是我们师大人的骄傲，也是中国哲学界的骄傲！

一生勤于治学、笔耕不辍的张先生，仁厚善良、思维敏捷；夫人冯先生，耳聪目明、谈吐儒雅，二老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们现在除了做一些适当的锻炼以外，仍然每天看多种报纸、学术刊物以及国内外各地寄来的信件，并不时写些短文。

应我们的要求，二位先生为我百年校庆郑重写下了如下祝词：

敬祝北师大和师大图书馆百年大庆

生生日新

永远前进

为了不长时间地打扰二位先生，望着满书柜的学术巨著，先生与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学术同行、弟子们的合影，我们依依惜别了两位慈祥、睿智的师长。我们心中默默地祝愿二位 92 岁高龄的老人：生命之树常青！

张岱年简介：字季同，别署宇同。北京大学教授。1909 年 5 月出生于北京，1928—1933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

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赵擎寰

一、概述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西汉扬雄（公元前 53 年——公元 18 年）在《法言》中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国家设立学校培养师资，18 世纪出现于法国，郑重地选用了源于拉丁文的 normal（正常的、规范的、标准的、健全的）一词命名这类学校，不久传到英、美。我国兴办培养师资的学校，采用“师范”二字，有深远的意义，表示学生在校进德修业，任教后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北京师范大学，上溯到她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的 1902 年（清光绪 28 年），迄今已臻百年。她是我国按国家学制，由国家出资创办，面向全国招生，持续不断以培养师资、开展学术研究为宗旨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她的图书馆同年成立，供师生阅览，百年以来几经风雨波折，但人所共见，是一座卓著成效的文献资源宝藏；现在则向现代化信息服务迈进。值此校、馆同庆百年华诞之际，谨述变迁、发展的闻见，祝愿校、馆同步在科教兴国战略进程中立新功！

北京师大在中国师范教育史上居领先地位。现今全国高校四分之一为师范院校，这些院校很少没有北京师大衣钵的传人，也没有不注意办好图书馆的。北京师大图书馆的传统之一是敬业与奉献。图书馆工作是教育工作，学校图书馆是第二课堂，在师范大学还要求工作人员认识到教育的对象是未来的师表，所敬之业是高尚的、奉献是默默而要求是严格的。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本校前身）图书馆纪念会上的讲演（1919 年）及在所办图书馆讲习会上的讲话（1920 年），对图书馆工作人员认识的提高关系密切。

北京师大成千累万的学生，及众多的教职员工受到图书馆教益的，都不会对图书馆忘怀。1932 年毕业的云南史地专家纳西族人方国瑜教授可为代表。他在 79 岁所写的自传中记述他选修陈垣教授的课，提示他用三年时间到图书馆二楼读四、五万卷参考书，他照办了，感念老师，也感谢图书馆。1936 年我听了教育系孟宪承教授（华东师大首任校长）“两部书”的讲话，在图书馆看到这两部书：《韦氏大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使我大开眼界,也使我日后成了工具书阅览室的常客。大百科全书,法、德、美、日都有,中国现在有,古代也有,《古今图书集成》就是。《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的缩印本,馆里都有。追踪访问,相信会有许多人谈到他们对图书馆的感激之情。

北京师大校友普遍重视图书馆。倡导建设发展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学、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也大有人在,列举几位如下。

柯璜,1907年师范馆毕业,应聘山西大学任教博物学,太原设图书馆参加筹备,后任馆长及扩建的民众教育馆馆长,兼在大专院校任教,直至1937年太原沦陷。

王道元,也是1907年师范馆毕业生。民国初,任北京公立第四中学校(今北京四中)校长,在北京的中学中率先设图书室。后任京师学务局局长。

廖道传,与王道元同年毕业,在广西浔州任职,捐俸倡建图书馆,后任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校长。

张香冰,抗战前中文系毕业生,任兰州一中校长,扩建图书馆,增购图书,包括丛书、套书、购232册的《四库珍本初集》,经费不足,解囊添补,至今为人们称道。

北京师大出身的图书馆学人首推英语部毕业的何日章。他任图书馆馆长,根据实践经验创新,与袁涌进合著《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于1934年公诸于世,使美国图书馆学家梅·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也适用于中国出版物,后来居上。何老学问渊博,平易近人。

中文系有两位毕业生,日后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一位是王重民,文献目录学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一位是李长路,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英语系毕业的孙钰是随校西迁的图书馆工作者,终老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任上。随校西迁的还有出纳员王长海。

抗战期间,北平师大在陕南城固县城成立西北师范学院,与西北大学合建图书馆,北平师大图书馆的制度、作风传到此图书馆,以后西北师院迁兰州,抗战胜利西北大学迁西安,无形中,北平师大图书馆从北京高师时起形成的制度、作风,传到了陕、甘。

二、师范馆与优级师范科时期的图书馆

京师大学堂是清光绪年维新变法的产物。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瑞藻首次提出设京师大学堂时,已建议改良教育,广设藏书楼(即图书馆)。1898年6月光绪帝宣布变法,梁启超代军机大臣等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到设师范斋和大藏书楼,章程中并列经费预算。校址定在景山东马神庙乾隆四女和嘉公主府(今沙滩后街高教出版社社址上),开始了筹备工作。不料9月21日发生戊戌政变,次年义和团入京,下令停办。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房屋设备破坏殆尽。1902年重建,设师范、仕学两馆,同时筹设藏书楼,1903改称图书馆,它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之一。1903年,仕学馆的学生归并至李阁老胡同的进士馆去了,大学堂院内只有师范馆和下一届优级师范科学生,对这些学生和教员来说,可谓“近水楼台”了。

三、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书馆

1908年,优级师范科独立开来,将外城原官琉璃窑厂甸西部清政府所立五城中学堂改建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而将五城中学堂迁于东部,并成为优级师范的附属实验单位。图书馆是几间平房,管书人员兼管仪器,归教务主任领导。不过学堂的管理是严格的,学生的学习是勤奋的。

1912年(民国元年)校名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高或北京高师)。时总统府的南门定为新华门,辟北新华街和南新华街。南新华街穿过学校,将校园分为东西两部,东为附属中学(今一附中)和不久建的附属小学,西为校本部,各建校门。不过直到1927年城墙才

打通，建成和平门，南北新华街才连起来。

北京高师先在二门内建起四座教学楼。1917年在东北、西北二楼之间建图书馆楼，上为书库（楼梯在楼外之后），下为阅览室。馆中管理员陆秀是校内最早的一位女职员。1919年“五四”运动时，图书馆在校门之北设立对外开放的书报阅览室，是当时高校所少见。建馆2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同志作了著名的讲演，北京高师图书馆接受他的建议，在次年暑假举办了图书馆学讲习班。此馆在1922年建成新馆后，楼下改为会议室、教员休息室，称为乐育堂，楼上用作学生自习室。“乐育”取自《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学校用节约的经费于1921年兴工，次年竣工，于大门内建成新的二层楼房图书馆。地基正方形，边长约35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坐南朝北，西式柱廊，上有计时大钟，施工认真，是全校最早有暖气的建筑。底层入门为办公室，南部通书库设出纳台，东陈列期刊，西为报纸阅览室，楼上大阅览室，靠背椅，读书人多而安静。这一专用建筑在当时是少有的，引来不少人参观，学生们也多在此合影留念。最难忘的是楼下门厅那面向南的整容大玻璃镜，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晚上，一张号外报纸贴在镜子上，多少人挤着看，议论纷纷。今天张学良已成为历史人物，回首往事，顺笔写在这里。

北京高师图书馆的发展与“五四”运动前后学校学术空气浓厚不可分。再是1920年起兴办研究科出成果，授学位，由教育科而数理化、博物各科。图书馆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扩大、充实，也为“改大”准备了条件。学生们受到图书馆的教益，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和在教育上的地位，他们毕业后自然成了图书馆的宣传者、提倡者、还有人研究图书馆学，终生献身图书馆事业。

四、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高师图书馆的讲演和北京高师图书馆学讲习会

1919年12月13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高师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作了意义深刻的讲演，其讲演辞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他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秘书，兼在北京女高师任教。从讲演辞的内容看，他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对于图书馆的观点。他认为图书馆与教育关系密切。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研究室。图书馆在中外都有悠久的历史。老子当过柱下史，就是管理图书馆的人。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要保存好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他认为，图书馆作为教育机关，在教师指定许多参考书让学生自学的情况下，要求图书馆藏有许多参考书。他谈到文库式与开架式的比较，及编目问题。他希望北京高师办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馆的人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因为这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希望高师考虑。

1920年暑假期间，北京高师图书馆举办的图书馆学讲习会，对全国图书馆的发展和改进影响很大。六月发出通知，八月开始讲习。到会听讲者百余人，女性十余人。多是各省、各校选派而来，或有志于图书馆学的。讲课人（时称讲习员）除李大钊外，有沈祖荣、李贻燕（北京高师图书馆主任）、程时燧。李大钊同志于8月3日和4日讲《图书馆教育》。8月14日，在北京大学红楼一层图书馆接待参观的学员。

现在人们可以读到的李大钊同志关于图书馆的论述，除上述讲演辞外，还有一篇是在

* 讲演辞由当时北京高师学生，后成为历史学家的周予同（原名周遽）记录，刊于北京高师刊物《平民教育》第10号，现收入《李大钊文集》第166—168页。

1921年12月1日《晨报》上发表的《美国图书馆员的训练》。此文介绍了美国自1887年至1919年17所图书馆学校的情况。他研究介绍美国图书馆是受列宁影响的。

五、国立北京（平）师范大学与其西迁及复校后的图书馆

经过一番争论，1923年暑假后，北京高师“改大”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了。次年在石驸马大街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在今新文化街鲁迅中学）也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校名中的北京，遂都改为北平。1931年两校合并，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成为全国唯一的师范大学了。南新华街校舍为校本部和教（育）理学院所在，女师大为文学院和研究院所在。校名简称“师大”。英译名称 Pek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经校长范源廉（曾任教育总长）、董事梁启超、熊希龄、张伯苓等研究，中外学人认同，世界许多国家对师大学生的学历也认可了。

女师大是由1908年御史黄瑞麟奏请西太后准奏，在斗公府址上建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也有图书馆，位置在前楼上。其研究所在路南，藏有丰富的历史考古书籍，稀有的是一套北京碑刻拓片。这些藏品两校合并全归师大收藏。

那时钱玄同、黎锦熙提倡白话文，讲国语文法。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因此馆中藏入了不少古今语体小品文、小说。还有黎锦熙等主持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收存了许多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书。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该处所编《国语词典》是现今编撰汉语字典、词典的重要参考，我曾见过该处装于大木箱的大量字、词道林纸卡片。该处解放后并于师大，藏书也归师大了。

1937年“七七”事变，师大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在西安组成临时大学，次年迁陕南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在城固县县城的部分组建国立西北大学（校址在考院和文庙）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儒学和东城墙豁口外的校场坝）。两校合用的图书馆，在考院内搭了一个茅草大棚作为阅览处，文庙后的尊经阁作为办公室（购书、编目）。从西安、重庆买来些书，教师们讲义也收入。由北平购书，不准整本邮寄，像符定一的《联绵字典》、附中编的数学书，都是拆开分装信封当信寄的。有人贩卖龙门书局的翻版西文书，所以馆内藏了不少此类西文书。馆长是何日章，他设法由香港买来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大家帮助不小。西安的西京图书馆疏散到城固城外不远的一座寺庙里，教师们可以前往阅览，对教员们不无裨益。校场坝西北师院的学生宿舍、教室，都是干打垒茅草顶房。图书阅览处是茅草顶并不意外。

1941年起，西北师院逐年迁甘肃兰州黄河北岸金城关西的十里店。那时，大家生活更艰苦。图书室先是利用教室。1944年建起了图书馆，前为阅览室，中间向后凸出部分为藏书室。屋顶是铺柞子板抹黄土泥的。所谓柞子板是长约一尺、宽约五寸、厚1—2分的木片。夜间气灯照明，学生已满意了。

北平南新华街的校舍，日伪办起北京师范学院，后与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经日伪检查，盖有“米谷查讫”图章的才准阅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但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不准师大复员复校，引起西北师院师生和师大历届校友的反对，经请愿交涉，才允许在北平师大原址上成立国立北平师范学院，部分学生、教员回到北平。又经北平师院师生和历届校友的交涉复大，1948年10月才发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而1949年1月底北平就和平解放了。

于此，不禁想起南新华街校内文科楼（筱庄楼）二楼西侧的行知图书室，这是1947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成立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图